

#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 新中国首个“境内关外”保税区历经华丽蜕变，各项改革任务全面落地深化

# 从不见人影的芦苇荡到面向全球的自贸区

■本报记者 唐玮婕

背靠长三角腹地，濒临长江入海口，这里是新中国第一个“境内关外”保税区——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所在地；往东望去，一艘艘巨轮满载货物驶向全球；向西回眺，一栋栋因贸易而兴的高楼鳞次栉比……

如果时间退回到70年前，映入眼帘的是一片荒滩和芦苇荡，还有战争留下的碉堡零星散落，不见人影。1990年浦东宣布开发开放五个月之后，一行人从四面八方坐车坐船穿越芦苇荡，在一栋简陋两层小楼上，拉开了外高桥滚动开发的序幕。从保税区设立，到2013年上海自贸试验区挂牌，这片土地始终站在中国经济面向世界的前沿，坚持扩大开放与体制改革相结合、制度创新与功能培育相结合，推动各项改革任务全面落地深化。

### 朴素心愿，承载“老开发”的梦想和汗水

在外高桥，富特中路以及富特东路、富特西路从南至北贯穿了整个保税区。很少有人知道，这些路的命名其实“藏”着最早一批开发者非常朴素的心愿：取“Free Trade”(自由贸易)发音中“F”“T”两个字母的谐音——“富”“特”组合，也是“富得特别”之意。

要让一片区域“富得特别”，这个如今看上去有点“单纯”的目标，背后承载着沉甸甸的梦想与汗水。当年规划的外高桥保税区，是老杨路以北、以东紧贴规划港区的10平方公里区域——一片广袤的农田，村落民居星星点点，间或有抗战后留下的军事碉堡隐藏在泥路旁边。潼港一村4号，这间高桥老街旁老式公房，曾经是外高桥开发公司的现场办公场所。

1990年，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公司成立之初，和陆家嘴、金桥开发公司一起入驻当时浦东唯一的酒店——位于塘桥的由由饭店办公。大家从各个单位借调而来，每天披星戴月乘坐摆渡船到浦东上班，当时现场艰苦的工作环境是现在年轻人难以想象的。据当时项目拓展部副经理王磊回忆，一盏日光灯、一盒文具，外加一辆自行车，是上班第一天领取的全部办公用品。“当年的开发者们只有岗位的不同，不分职位的高低；只有加快开发进度的热情，不计个人吃亏划算的多少。”



▲开发初期的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资料照片)

▲如今的上海自贸试验区外高桥保税区内，一栋栋因贸易而兴的高楼鳞次栉比。

新华社记者 凡军摄

正是这群敢为天下先的奋斗者，在浦东的东北角、长江的入海口，为中国第一个保税区的建设挥洒辛勤汗水，奉献无怨无悔年华，使保税区实现了“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目标。

按照“量力而行、滚动开发”原则，外高桥保税区先后进行了三次扩大封关。1994年12月底第三次封关后，封关区域已达5.5平方公里。自此，外高桥港口先后开辟通往日本、南非、中南美、地中海、东南亚、沙特等九条国际航线。1995年，保税区一些较大规模的加工项目和高技术项目陆续进驻，美国通用电气、惠普、英特尔、日本电工、先锋电子等一批跨国企业也选择外高桥作为打开中国市场的落脚点。

按照“量力而行、滚动开发”原则，外高桥保税区先后进行了三次扩大封关。1994年12月底第三次封关后，封关区域已达5.5平方公里。自此，外高桥港口先后开辟通往日本、南非、中南美、地中海、东南亚、沙特等九条国际航线。1995年，保税区一些较大规模的加工项目和高技术项目陆续进驻，美国通用电气、惠普、英特尔、日本电工、先锋电子等一批跨国企业也选择外高桥作为打开中国市场的落脚点。

### 大胆设想，演绎一段段华丽升级的故事

因贸易而生，因贸易而兴，外高桥保税区进出口总额用20年时间完成了“三级跳”：1993年为3亿美元，2002年首次超过100亿美元，2012年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以后，外高桥保税区的发展面临新挑战：从国际上来看，加入WTO就要求按国际惯例开展贸易、投资活动；从国内来看，保税区优惠政策开始减弱，如保税区企业所得税15%的特殊性已被全国所有企业所得税25%的普适性所替代，又如外贸贸易公司以前也必须只能开设在保税区，而商务部8号文规定外贸贸易公司可以自主选择注册地。在这种形势下，如何拓展保税区的功能？如何与国际贸易规则接轨？这些思考孕育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保税区内打造运营中心企业。

世界顶级钢琴品牌施坦威于2003年入驻外高桥保税区，刚起步时仅仅是一家小型贸易分拨类企业，现在已经一跃升级为集团亚太区总部，统筹管理东南亚、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和地区的代理商，整合并实现亚太区范围的钢琴订单销售、物流运作、资金结算等运营功能和管理职能。

“原来公司很多业务都要‘绕道’新加坡才能完成，外高桥支持运营中心的计划与我们的发展方向不谋而合。随着亚太区枢纽设在外高桥，物流、贸易以及结算功能一并落地，订货数量和销售数据持续提升。”施坦威钢琴亚太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王鑫告诉记者，“过去10年间，我们中国区的业务保持了年均18%的高速增长。”

从运营中心企业到亚太运营总部，再到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运营总部——截至去年底，外高桥已经集聚培育了246家总部类企业，演绎出一段段华丽升级的精彩故事。

### 全新跨越，自贸区制度创新激发活力

2013年9月，保税区迎来新的跨越。依托上海自贸区四个海关特殊监管区，总面积28.78平方公里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成立。这片区域对标国际最高标准，聚焦投资、贸易、金融和政府职能转变四大领域，构建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推动一系列成功经验在全国范围内可复制、可推广。

外高桥美约路291号，一座占地近1700平方米的大型无人仓库正24小时不间断运作。这里是全球轴承巨头斯凯孚的东北亚分拨中心，整个全自动存储系统库高30米，径深120米，共有多达3.5万个箱位数。

借助上海自贸试验区先后推出的各项贸易便利化制度创新——货物状态分类监管，批次进出、集中申报等，斯凯孚可以把

产品高效地运往全国乃至整个东北亚市场，大大提高了货物周转速度，降低企业库存与运营成本。

翻开斯凯孚在外高桥六年来的自贸成绩单，2013年销售额为14.76亿元，2018年增长到32.55亿元；2015年分拨中心启用之初，每年完成报关总量约1万票，随着业务不断扩大，2018年该数据已达到2万票，实现了翻倍增长。

“从外高桥的发展可以看出，保税区域的制度创新有效激发了市场活力，有力推进了贸易功能、复合功能的升级，促进了区域经济的结构优化、产业升级、动能转换和质效提升。”上海自贸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保税区管理局副局长陈彦峰表示，作为上海自贸试验区先行区和核心区域，保税区域六年来经济规模稳步增长，今年上半年商品销售额9050亿元，年均增长9%，挂牌以来新设企业贡献的税收已经过百亿元。

# 古稀正当年，幸福生活仍在路上

## 在上海，一批与新中国同龄的老年人演绎人生更多可能



闵行区莘庄镇敬老院有一支老人乐队，97岁的鹿高林担任打击乐手。他精通各类打击乐器，现场表演人气十足。本报记者 袁婧摄

■本报记者 王嘉旖

步入古稀之年，人生还能选择多少种生活方式？在上海，有这样一批与新中国同龄的老年人，他们用越来越精彩的生活打破了人们的刻板印象——从“花甲背包客”，到“健身达人”，抑或“电影爱好者”，在老人这一身份之外，70岁后的人生还有更多的可能。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重阳佳节，也是我国第七个法定“老年节”。让我们走近这些“正当年”的长者，还原他们的真实生活。

### 行遍全球，轻松“打卡”各大景点

来自携程的最新数据显示，超过300万名出生于1949年的“新中国同龄人”，已走向全球100多个国家。他们之中，最远曾到达南极、北极，最高到达海拔5300米的珠峰大本营，轻松“打卡”全球景点。

在携程统计的数据中，俄罗斯成为不少“银发族”钟爱的旅行地点。其中，莫斯科、伊尔库茨克、圣彼得堡、海参崴、新西伯利亚位列前五大旅游目的地。

过去，语言关、身体因素、旅行节奏等曾是老人出游的障碍，但现在不少旅行社已为“银发族”开辟了定制游线路，并配备随行队医，解决了“夕阳红旅行团”的后顾之忧。身体情况好一些的活力老人还可以追求个性化路线，背上行囊，摇身一变成为“花甲背包客”。

携程的数据还显示，“新中国同龄人”中最远飞行里程前十位均超1万公里。其中，一位上海老人以自由行方式飞往墨西哥城，喝咖啡、吃玉米饼，乘坐上世纪60年代的老爷车环城兜风，好不惬意。

### 锻炼也新潮，康复玩出“游戏范”

住在闵行区莘庄镇敬老院的鹿高林老人有点“红”。由于精通各类打击乐器，他在

敬老院里已经斩获一票粉丝。走进陆家嘴长者综合照护家园，患有帕金森症的沈爷爷正兴趣盎然地“玩游戏”。只见他缓缓移动手上的操作杆，再精准“击杀”目标，顺利完成任务后，游戏等级又升一级。原来，这是一款康复机器人，让老人体验游戏之余，还可以精确记录动作数据，评估其活动范围、肌力进行能力，生成完整的身体情况分析报告。

这一边把康复玩出了“游戏范”，那一边健身房成了老人的心头好。紧邻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青浦分院，中福会养老院最初因“地理条件”吸引了不少老人入住。住了久，许多老人更离不开这里——不仅饭菜符合口味，服务设施更是精准击中“需求痛点”。就拿健身房来说，锻炼身体是许多老人每天的“必修课”。把跑步机调整到合适的步速，体验一把室内健身的乐趣，有的老人还因此成了“健身达人”。

### 老有所乐，满足个性化需求

好动的老人喜欢去健身房、康复室，而喜静的老人则把个性化影院视为自己的“秘密基地”。

红色软椅上配了巨幅大屏，从外观来看，莘庄镇敬老院内设影院与院线放映厅并无差别。但特别的是，这家内设影院专为老人提供VIP服务——点单观影。在这里，老人们向放映方反馈想看的电影。因为这项服务，老人们常能看到市场院线寻不到的许多怀旧电影、红色电影。这家内设影院不仅向入住老人开放，社区老人同样可以通过登记来这里观影。

在养老服务行业深耕多年的王浩告诉记者，包括影院在内的一些娱乐设施如今都成了养老院里的“标配”。过去，他们在提供养老服务时大多止于老人的生活照料，现在，在保证老人身体健康的同时，也越来越重视个性化的心理需求，尽可能让他们过一个“老有所乐”的晚年。

## 纪念章里的家国情怀③

### 我国小儿心胸外科创始人丁文祥深情回忆新中国儿科事业辉煌历程

# 医生不仅要“闷头看病”更应该抬头看天看世界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在医学领域，人类的心脏曾是“终极禁区”，在这条充满未知的探索道路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终身教授丁文祥可谓是一名与共和国共成长的医学“闯将”——在物质贫乏年代，他成功设计、研制了以首个国产小儿人工心肺机为代表的系列国产手术器械与修补材料，让老外惊呼“不可思议”；

过去几十年，他不断创新手术技术，让很多险些停摆的生命得以延续……

回眸新中国小儿心胸外科发展历程，多处留有丁文祥的印记。“能与孩子们在一起，让我感觉很温暖。能与祖国共成长，我很自豪。”国庆前夕，丁文祥获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这位90岁高龄的我国小儿心胸外科创始人深情讲述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儿科事业：我们不能等别人来帮助，要自强！

### 为了千番事业，他谨遵恩师要求的“两件事”

丁文祥1929年出生于安徽宿县。1954年，他以优异成绩从复旦大学毕业，进入广慈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前身)，师从我国外科学泰斗傅培彬。“你想要干番事业吗？”“当然想！”丁文祥至今记得恩师接下来的叮嘱：“答应我两件事：一要晚结婚，二要晚生子。”显然，傅培彬是希望丁文祥能把所有精力投入工作。而丁文祥亦是一诺千金：他直到29岁才结婚，34岁时才与妻子育下唯一的女儿。

1958年，丁文祥借鉴国外先进技术，发明了一种空气灌肠器的疗法，让90%的婴幼儿肠套叠患者避免了开腹手术。取得一系列成果后，他又将目光投向了小儿外科难度最大的分支——小儿心胸外科。1963年，在院系调整后，丁文祥从瑞金医院转至新华医院工作，并将全部精力投入小儿心胸外科发展。

丁文祥领衔团队成功研制了我国首个小儿人工心肺机，还设计一系列小儿心脏手术专用器械，为我国开展婴幼儿心脏手术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些手术器械后来还被国外同行广泛应用和称赞，它们被称作“丁氏器械”。

### 医生跑工厂，研制我国首个小儿人工心肺机

上世纪70年代，我国先天性心脏病治疗形势严峻。1974年前后，丁文祥在新华医院组建我国第一个小儿心胸外科。也是在这段时间里，丁文祥与同科室的苏肇俊医生，以及当时刚毕业的刘锦勋、徐志伟、史珍英、朱德明等年轻医生组成六人攻关小组，一心赶超国际上小儿心胸外科医学潮流。

至今，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教授刘锦勋还珍藏着一张黑白照片：那是1975年他随丁文祥到上海电表厂，在首个国产人工心肺机前的合影。泛黄的照片，记录着这群医生自主创新的燃情岁月。

不待医院，跑工厂！刘锦勋难忘1975年到科室报到的场景：丁文祥热情地介绍我国小儿外科的现状，当天下午，他就带着这群刚报到的“小医生”们一起走进了上海电表厂的车间，让大家看看当时正在研制的小儿人工心肺机。回医院的路上，丁文祥讲述了即将徐徐展开的我国婴幼儿先心病手术的宏伟蓝图。“那时候，我国同国外交往有限，别说进口设备，就连查国外资料都很困难。”让刘锦勋难忘的是，丁文祥用十分坚定的口吻告诉后生们，“我们不能等，必须自主研发。”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历经无数次失败后，这个“医工结合”团队终于成功研制了我国首个小儿人工心肺机。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正是在小儿人工心肺机等必要设备的辅助下，丁文祥领衔团队，成功地为一例出生18个月、体重10千克的幼儿实施了低温体外循环下室内间隔缺损直视修补术，由此开创了国内婴幼儿

心内直视手术的先河。这也标志着，我国小儿心胸外科的建设正式启动。

此后，丁文祥还设计一系列小儿心脏手术专用器械，填补了国内空白，为我国开展婴幼儿心脏手术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些手术器械后来还被国外同行广泛应用和称赞，它们被称作“丁氏器械”。

### 抢抓机遇“创业”，不断创新更好的医疗环境

丁文祥如今所在的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已成为蜚声海内外的世界最大儿科先天性心脏病临床中心之一，无数小于一岁的超早产、低体重的复杂心脏病患儿在这里重获新生。这家年轻的儿童专科医院，也与丁文祥有关。

改革开放以后，丁文祥与美国心胸外科专家积极交流小儿心胸外科的诊治。1983年，美国世界健康基金会总裁约翰·华尔许到浙江医科大学(现为浙江大学医学院)参观前，顺道到新华医院参观，丁文祥展示了自己设计的手术器械和设备印象深刻。华尔许当即决定与新华医院签订三年合同，并制定了进一步提升心胸外科的合作项目。

三年为期，合作圆满完成。1986年，丁文祥与华尔许敲定了进一步合作的计划——合办一家儿童医院。就这样，全国首家中外合作医院——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于1998年6月1日正式开诊。这也是如今的国家儿童医学中心(上海)的主要承建单位之一。

谈起这段“创业史”，丁文祥说：“机遇是转瞬即逝的。今天的医生不应仅谈‘闷头看病’，更应该抬头看天、看世界，要为中国创造更好的医疗环境赢得机遇。”